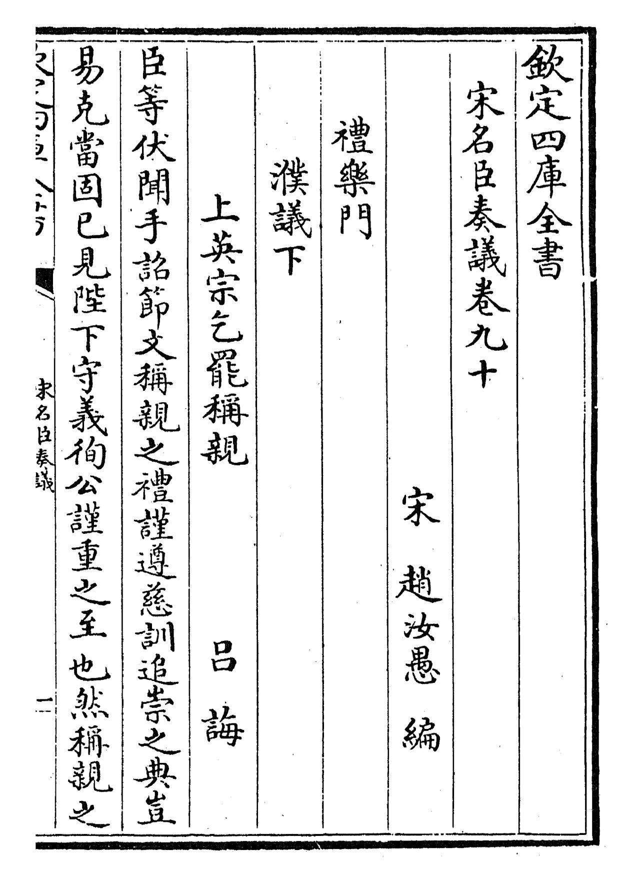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濮議下

上英宗乞罷稱親　　呂誨

臣等伏聞手詔節文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固已見陛下守義徇公謹重之至也然稱親之

禮殊未為安羣口紛紜不勝嗟憤臣等竊詳皇太后手書稱親之意蓋用漢宣故事欲行於今乃與中書門下元建皇考之議大體相依此不免為兩統二父之失所以議者喧然皆謂母后手書非出慈壽之本意皆建議之臣眩惑交結成就其謀欲自掩其惡而杜塞言者之口也臣觀陛下繼明之始與漢宣故事不同宣帝之時尚為有司所奏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請謹視孝昭所為未有却令大宗正統之母追稱小宗所生為親者也錯

亂禮法失其本意若欲準漢宣故事以濮王爲親則襄國已降自當爲母於皇太后豈得安哉恭惟陛下親受仁宗詔命而爲之子故先帝遺詔誕告萬方謂陛下爲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復稱濮王爲親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之義不一况太后與政府大臣並受先帝顧託言猶在耳永昭陵土未乾止因一二姦臣之謀遂忘而弗顧陷兩宫於有過之地使四方夷狄惑先帝之遺詔疑陛下之過舉移謳

歌欣戴之心為忠憤不平之氣可不痛哉萬一强敵姦民以有先帝遺詔為問則執政之臣其將何辭對之然則稱親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臣等待罪於家屢蒙詔旨促令供職而跛踖未敢承命者以此故也若必使臣等就職則當合班廷爭以救朝廷之失雖陛下容納直言為天下所聞而臣等不能早悟明主之罪益深益重矣豈可復居言路為耳目之臣哉臣等之心有死無二伏望陛下留神聽納天下幸甚治平三年正月上令

中書降劄子趣使赴臺供職誨等復繳還劄子并録前項所奏九狀申中書堅辭臺職誨等前後論此事并彈韓琦歐陽修凡二十六狀

上英宗論廻避濮王名諱　　呂公著

臣近覩勑文中書門下奏濮安懿王名下一字應中外文書合行廻避奉聖旨依奏數日以來朝野有學識者皆以為未安臣謹按禮文七廟之諱雖不及於天下皆須告於天下又晉尚書王彪之等議所生之諱臣下不當廻避當時以彪之之議為當今來輔弼奏請蓋緣臣

子之心陛下未有謙抑之辭切恐四方後世不免譏議臣愚欲乞特降詔可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書奏事並聽回改餘公私文字不須諱避若續降此指揮則與祖宗七廟名諱小有差別在於天下臣子亦安敢故犯臣忝守經術又為禮官臣若不言誰當言者治平三年正月上先

是中書請避濮王名下一字置園令及奉園兵公著時判太常上此奏奏入不從公著再具畫一劄子并論不當稱親且言或以章獻稱制曾頒諱于天下況母后事固不足為後世法然令來事體又與于彼禮為父服三年天下之通制惟陛下于濮王服朞年聖人之旨欲使為人後者降抑其私親事一於所後如頒諱之事足以

亂大統非所以尊宗廟也

上英宗乞追還詔書復呂誨等職事

韓維

臣竊聞御史知雜呂誨等以論濮安懿王事得罪並行譴逐羣議喧然皆以謂誨等能審議守職國之忠臣而竊歎朝廷典刑遂至於此臣伏以陛下自入繼大統士大夫莫不首論為人後之大義以謂陛下素好經術必能循用禮典以副先帝顧託之意自兩制之議上聞臣

下吏白交諫務欲上廣聰明以正此事而令者遂至斥逐憲官以失天下之望誠可痛也臺官之言臣雖不盡聞料其用心不過欲陛下盡如先王之法而止耳即如此者乃是愛君之至安所得罪而逐之也近年以來風俗頹敝士大夫類皆貪固寵利護惜人情姑息苟且為自容之計莫肯為國家悉心營職者陛下厚賞以勸之嚴罰以督之猶恐此風不變而復内牽邪説貶斥正人數以微過放遠善士臣恐自此姦佞得志忠良結舌陛

下耳目益壅蔽緩急朝廷有事上無由知此時雖有悔恨亦無及矣方今法度隳廢百職不治國用匱乏民力凋困外無良將士卒驕惰夷狄窺間而有輕中國之心而天災數見地變復作疾疫流行饑饉荐至由此觀之臣恐陛下之憂不在濮王名號未崇臺官不畏威依命也伏望聖慈思社稷安危之計以人情去就爲慮亟追昨日詔書還誨職事以救前失以安人情治平三年正月上維時知

制誥兼銀臺封駁事先是中書進呈吕誨等所申奏狀上問執政當如何韓琦答曰臣等忠邪陛下所知歐陽脩

曰御史以為理難並立臣等有罪即當留御史若以臣等無罪則取聖旨上猶豫久之乃令出御史而曰不宜責之太重于是誨知蘄州純仁通判安州大防知休寧縣維連上疏乞留之

上英宗乞留呂誨等　司馬光

臣聞人主患在不聞其過人臣患在不能盡忠是故忠直敢言之臣國家之至寶也夫以人主之尊下臨羣臣和顏色以求諫重爵賞以勸之羣臣猶畏懦而不敢進又況憚之以威懲之以刑則嘉言何從而至哉竊聞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侍御史范純仁監察御史裏行呂大

防因言濮王典禮事盡被責降中外聞之無不駭愕臣
覩此三人忠亮剛正憂公忘家求諸羣臣罕見其比今
一旦以言事太切盡從竄逐臣竊為朝廷惜之臣聞人
君所以安榮者莫大於得人心今陛下徇政府一二人
之情違舉朝公議尊崇濮王過於禮制天下之人已
知陛下為仁宗後志意不專悵然失望今又取言事之
臣羣輩逐之臣恐累於聖德所損不細閭里之間腹誹
竊嘆者多是況純仁大防皆陛下簡拔於衆人之中任

以為耳目之臣蓋取其忠直非取其阿諛也純仁大防亦欲竭誠盡節以報陛下之知故敢不附政府侃然正論今更以此獲罪則陛下於羣臣之中尚誰親哉若使忠直日退阿諛日進則陛下何以復知臣下之善惡政事之得失如此殆非國家之福也伏望聖慈亟令誨等還臺供職則天下翕然皆歌陛下之聖明雖禹之樂聞善言湯之改過不吝不是過矣不然且為之别改近地一官亦可以少慰外人之心也治平三年正月上

上英宗繳納舉臺官勑　　韓維

臣昨日閤門送到勑一道令臣舉官二人充御史臣伏以知人之道古今至難故聖王取士之法必有所試見其迹效可用然後升進乃不失人臣伏見呂誨等剛果强勁守義不回至干犯死亡之誅不顧忌諱以盡論議求之古人如此至少臣又聞陛下嚮者自出范純仁呂大防二人姓名令除御史衆見純仁等能竭節言事皆謂陛下明括選任得人純仁等不負陛下所知得事君

報國之道令一旦斥逐遠去士大夫莫不切歎痛惜陛下毀已成之美受可恥之名失當時之屬望貽後代之譏謗令勑旨令别舉御史臣伏自忖度臣之駑下何敢少望清光雖欲保舉豈如聖主自擇夫人未試用誠亦難知如誨等則有已試之效矣陛下必欲為官求人來羣言以興至治則臣願復三人以佐陛下招賢納諫之美其舉臺官勑臣已具公文繳納閤門未敢祗受治平三年

正月詔翰林學士知制誥御史中丞知雜各舉御史兩人維三月上此奏

上英宗繳納舉臺官勑　　韓維

臣今月十三日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勑舉官聞奏者聖量兼容不責奉詔之稽緩特諭恩旨便合祗受然臣伏再惟念事君之道義當傾竭若懷不盡之意外竊敢言之名而無益於國事者臣所不忍為也故敢不避鈇鉞之誅以申其說臣竊以自古聖王優待諫諍之臣雖甚狂直必加涵忍者非勢不能黜也以為黜此一人則傷衆多之心遂此一失則敗天下之事故不為也

治平以來四方傾聽日望陛下開納羣言勸帥衆力以光祖宗之大業而反復如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深憂也自呂誨等被黜至于市井之人皆知此事為非美而在朝廷之臣未聞戮力竭忠為國救此失者則陛下斥逐近臣貶臺官之效已可見矣聖慮偶失為此事而上下雷同便即成就如後日復有它事而人情如此臣恐非陛下之福也今聞傅堯俞等强爭不已則又將黜此三人乎同時而黜六諫臣此危殆之道也陛下欲

履之乎臣所以再不奉詔者實冀以區區懇迫之誠終悟聖意伏望陛下察臣前後所言甚經思慮不是妄發特奮英斷回革此事以慰天下之心非臣之利陛下社稷之利也其舉臺官劾見在閤門未敢奉行劄子繳納中書訖所有臣不即奉詔之罪惟朝廷處分　治平三年二月上

上英宗辭侍御史恩命乞與呂誨同貶

傅堯俞

臣伏聞罷濮王追崇之典實允公議而稱親未改於禮

非安竊度朝廷不過謂哀帝之失既已更改孝宣所為便可依據不知經史所謂親者非父母而何況以孫繼祖與陛下不同而儒者譏議亦具在方册若不較善惡苟前世嘗行皆可以為後世法則書傳所記是非百端更無不可為者此蓋歐陽脩違負先帝啟不正之論倚恃君相有泰山之固故羣諂和附邪說日增揺動人心虧損事體重兩宮之過貽萬世之譏不拔本根蔓延未已伏乞重黜歐陽脩然後議韓琦等傅會姦人之罪廣

發德音譬曉天下濮王封册一用禮官初議為定不然無以慰仁宗付託之心當上天顧諟之意臣新除恩命決不敢祗受亦不敢更赴諫院供職所有使契丹往還公事纔候得次依例上殿敷奏謹伏私門以待斧鉞況臣論濮王典禮與呂誨等實同議論乞誅首議之人以謝天下今罪乃獨在呂誨等前此固陛下所知非臣敢有欺紿意合罪均雖死不敢獨免治平三年三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英宗論追奉濮王六說　趙　瞻

臣前日伏蒙陛下諭以君臣之大義可掩僚友之小節朝廷之大補可陋狷直之虚名德音慰存聖識深遠臣愚不勝感服之至今日復領詔旨促令入臺供職臣聞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孟子去齊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不受則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夫孔孟事列國僻君其去就猶如此之難況小臣事萬乘之賢主耶此君臣之義誠重而朝廷之補誠切也然孔孟前日所以終去齊魯者豈得已哉

蓋君臣之道未至故留之心不勝其去之義也呂誨等

豈願去王庭清切之地而為聖朝竄逐之人哉今陛下

守先王之典禮徇天下之至公於其父母不敢過有褒

崇此非兩漢之主所可倫比尚有少意未得以盡其美

者故臣下深有所未喻也既能遵奉大統不取皇考之

名已協公論矣而復出稱親之說蓋由議者不深考其

文義見漢書有司之辭偶稱云親史皇孫宜謚曰悼故

引取為據爾然有司以其未有謚號即且以此為稱暨

有悼園之謚則親字固自已除之矣豈嘗稱曰親悼園乎況經傳謂孝子事親者統父母之言也謂親廟數者統祖宗而云也於族屬中無有稱親之名是誠不可為禮典以書於史策終無益於尊崇而徒妄為此紛更也又若戾太子死難于野故與其子悼皇孫冡位在外則宣帝改葬其父祖置園守冡禮當然矣今濮王朝廷禮塟已固而遽圖遷厝臣恐非濮王神靈之所安也又陛下持正居謙不敢順慈壽恩意之厚辭去親皇及后號

誠慰天下之望矣然止用舊爵無所殊異亦衆心之所未喻也禮不可過則不稱大號爲得禮矣禮可褒進而直用故封是可疑焉又天子公卿禮皆有廟濮國一品家廟實宜所下詔書不準禮意直置園寢事違典制徒使言者指擿異端曾無萬分之一益也又陛下恭依經義不廢小宗故令宗朴承襲時祀然安懿王當爲萬世不遷之大祖傳之不朽則子之嗣王於義乃允今止封公似爲有待今若朝廷特申制詔復下有司去稱親之說

仍舊園之安加兼國之封進夫人之號明家廟之數正嗣王之爵用是六説俾其據經恊義則中外之臣庶孰不驩快哉顧在言職者斯亦可以塞責矣其建議之非依違之過惟當詔問輔臣必有公議陛下當正其罪以定羣疑邪正分矣若是則雖孔孟猶不屑去况臣等出處之迹哉僚友之議狷直之節夫何足道臣今不敢奉詔伏地待罪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英宗論典禮必與士大夫公議并乞降黜

趙瞻

臣前奉中書劄子內聖旨令臣速赴臺供職後復累歷陳懇愊以為朝廷未正大議未有歸罪則終不敢奉詔中夜復領御批使依前旨臣乃知誨等前日至有激訐之過者誠有由而然也且臣所言者國家典禮也乞下有司臣僚會議者公論也豈有典禮而不從公論者乎陛下自知濮王不稱皇考又去皇號於公論已為至正矣而尚不欲與天下士大夫同議者何哉豈其猶有不

合公論之禮耶自古非禮之作後皆不久廢改是終無益于朝廷而有譏於典策此當言責者所以惓惓不能已也今中外之公卿士庶忠憤閔然而獨陛下以一二執政之臣及左右邪佞之黨心雖知非辭尚文過故主先入之說未信臣言爾即不以臣言為是固宜亟賜降黜猶可以悚動後來之人而塞絶議者之望況臣即時違旨已足譴逐不待累日然後可罪不勝傍徨待命之至　治平三年三月上瞻前後凡三十二奏至是瞻通判汾州堯俞知和州趙鼎通判淄州瞻初接伴契

丹使還對延和殿謂上曰陛下為仁宗子而濮王稱皇考非禮也上曰卿嘗見朕欲以皇考事濮王乎瞻曰此大臣之議陛下未嘗自言也上曰此中書過議爾瞻因請諭中書上曰朕意已決亦无用宣諭也

上英宗繳蘇寀詞頭論同時斥六諫臣

韓維

臣今月七日中書送到詞頭一道除刑部郎中蘇寀守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令臣撰詞者臣竊以自濮安懿王稱親三御史得罪以來羣議洶洶人情不以為惬傅堯俞等復不肯就職論事愈急士大夫竊為朝廷憂之而

天變遽作夷狄加慢忠義愛君之人往往竊議庶幾陛下因此儆懼刋前詔之失大還放逐赫然有為以新德政令忽除蘇寀為御史知雜則堯俞等豈復可留之望哉同時而斥六諫臣切恐祖宗以來未有此事內失人望外啟戎心虗災異先見之戒開禍敗不測之端臣驟蒙拔擢典司告命不敢阿諛隱諱以孤陛下任使其詞頭不敢奉行已具狀繳納中書訖臣緣此事兩違誥旨自度罪惡深大必不得復見清光然區區愚忠猶顧

陛下深畏天戒謹察人情以爲社稷之計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知制誥

上英宗乞召還傅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

司馬光

臣近曾上殿蒙聖恩宣諭以濮王稱親事云此親字官家亦本不欲稱假使只稱濮王與仙遊縣君有何不可臣乃知陛下至公本無過厚於私親之意直為政府所悞以致外議紛紜必謂旦夕下詔罷去親名其已出臺

官當別有除改見在臺官亦優加撫諭使之就職昨日
忽聞侍御史知雜事傅堯俞知和州侍御史趙鼎通判
淄州趙瞻通判汾州中外之人無不驚愕此蓋政府欲
閉塞來者使皆不敢言得專秉大權逞其胸臆臣竊惟
陛下春秋方壯聖德欽明而今日獨取拒諫之名受孤
恩之謗違天下之望失人主之權正由遂政府數人狠
心而已不知于陛下有何所利而為之臣不勝區區深
為陛下痛惜伏望陛下勿復詢於政府特發宸斷召還

堯俞等下詔更不稱親如此則可以立使天下憤懣之氣化為懽欣誹謗之語更為謳歌矣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為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

上英宗乞早賜責降　　司馬光

臣於今月十一日上殿乞與傅堯俞等一例責降十三日又曾自陳固違聖旨之罪至今未奉指揮臣竊於陛下即位之年四月二十七日已曾上疏預戒追尊祖父之事及政府請議濮王典禮陛下令候過仁宗大祥

別取旨臣與傅堯俞甫過大祥即詣政府白以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議及詔兩制禮官同共詳定之日臣又獨為衆人手撰奏章若治其罪臣當為首其呂誨等並係後來論列已蒙譴逐況如臣者豈宜容恕縱陛下至仁特加保庇臣能不愧於心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早賜責降其鄉所上疏竊慮年月稍久禁中遺失令別録進呈治平三年二月上光嘉祐八年疏引漢宣帝光武故事見慈孝門

上英宗乞罷濮王稱親　彭思永

臣伏見近日以濮王稱親事言事之臣奏章交上中外論議沸騰此蓋執政大臣違亂典禮左右之臣不能開陳理道而致陛下聖心疑惑大義未明臣待罪憲府不得不為陛下明辨其事竊以濮王之生陛下而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嫡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固非人意所能推移茍亂大倫

人理滅矣陛下仁廟之子則曰父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稱濮王為親是有二親則是非之理昭然自明不待辯論而後見也然而聖意必欲稱之者豈非陛下大孝之心義雖出繼情厚本宗以濮王是生聖躬曰伯則無以異於諸父稱王則不殊於臣列思有以尊之使絕其等倫如此而已此豈陛下之私心哉蓋大義所在即典禮之正天下之公論而執政大臣不能將順陛下大孝之心不知尊崇之道乃以非禮不正之號上累濮王

致陛下於有過之地失天下之心貽亂倫之咎言事之臣不能詳據典禮開明大義雖知稱親之非而不知爲陛下推所生之至恩明尊崇之正禮使濮王與諸父爰等無有殊别此陛下所以難安而重違也臣以爲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絶於私恩故所繼主于大義所生存乎至情至誠一心盡父子之道大義也不忘本宗盡其恩義至情也先王制禮本緣人情既明大義以正統緒復存至情以盡人心是故在喪

服恩義别其所生蓋明至重與伯叔不同也此乃人情之順義理之正行於父母之間亦無嫌間至於名稱統緒所繫若其無别斯亂大倫今濮王陛下之所生義極尊重無以復加以親為稱有損無益何哉親與父同而所以不稱父者陛下以身繼大統仁廟父也在于人倫不可有貳故避父而稱親則是親與父異此乃姦人以邪説惑陛下言親義非一不止謂父臣以謂取父義則與父正同决然不可不取父義則其稱甚輕今宗室疎遠

畢幼悉稱皇親加於所生深恐非當孝者以誠為本乃以無正疑似之名黷於所尊體屬不恭義有大害稱之於仁廟乃有嚮背之嫌去之於濮王不損所生之重絶無小益徒亂大倫臣料陛下之意不必須要稱親止謂不加殊名無以别於臣列臣以為不然推所生之義則不臣自明盡至恭之禮則其尊可見况當揆量事體别立殊稱要在得盡尊崇不慾禮典言者皆欲以高官大國加於濮王此甚非知禮之言也先朝之封豈陛下之

敢易爵秩之命豈陛下之敢加臣以為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太王如此則質然殊號絶異等倫凡百禮數必皆稱情請舉一以為率借如既置嗣襲必伸祭告當曰姪嗣皇帝名敢昭告於皇伯父濮國太王自然在濮國極尊崇之道於仁皇無嫌貳之失天理人心誠為允合不獨正今日之事可以為萬世之法復恐議者以太字為疑此則不然蓋繫於濮國下自於大統無嫌令親之稱大義未安言事者論列不已前

者既去後者復然雖使臺臣不言百官在位亦必繼進
理不可奪勢不可遏事體如此終難固持仁宗皇帝在
位日久海寓億兆涵被仁恩陛下嗣位之初功德未及
天下而天下傾心愛戴者以陛下乃仁廟之子也今復
聞以濮王為親含生之類發憤痛心蓋天下不知陛下
孝事仁皇之心格於天地尊愛濮王之意非肯以不義
加之但見誤致名稱所以深懷疑慮謂濮王既稱親則
仁廟不言自絕羣情訩懼輿論喧嘩夫王者之孝在乎

得四海之歡心胡為以不正無益之稱使億兆之口指斥謗讟致濮王之靈不安於上臣料陛下仁孝豈忍如斯皆由左右之臣不能為陛下開明此理在於神道不遠人情故先聖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在藩陛下既為冡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惻懼是則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以此觀之陛下雖加名稱濮王安肯當受伏願陛下深思此理去稱親

之文以明示天下則祖宗濮王之靈交懽於上皆當垂祐陛下享福無窮率土之心翕然慰悅天下化德人倫自正久存之名光於萬世矣夫姦邪之人希恩固寵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令旣公論如此不無徬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枝梧言者儌冀得已尚圖自安正言未入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心無由而悟伏乞將臣此章省覽數遍裁自宸衷無使姦人與議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者皆姦人也

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則自然聖心開悟至理明白天下不勝大願治平三年三月上時為御史中丞疏實程顥代作按追崇濮王事至治平四年正月以王子宗朴為節度觀察留後改封濮國公以奉正祀以塋為園立廟制用品稱孝稱親之議後卒罷不行

上神宗論前代帝王追尊本親及嗣王公襲封故事　蘇頌

臣伏以漢宣繼昭帝即位詔議故皇太子號謚園邑有司奏請故皇太子宜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

三十家園置長丞親皇孫謚曰悼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比諸侯王漢諸侯王母夫人皆曰后園置奉邑三百家後八歳有司復請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戾夫人曰戾后皆益奉園民光武中興上承元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曰章陵縣置陵令守視皇祖考不加尊稱皇考仍舊稱南頓君十年追尊宣帝為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前此十一帝主皆納高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四世於章陵節侯光武之高祖東晉元帝由

琅邪繼統即位之後以父恭王無他子立皇子裒為琅邪王奉恭王祀其後王覲琅邪皆更立王終晉之世前代帝王自諸侯入奉大統尊其本親不失禮者三帝也宣光於其父祖惟塋墓置園邑令丞所以異於諸侯也而不加尊稱不封國邑本恭親之義也不加尊稱尊正統也不封國邑子無爵父之義也文雖不著其義可推也亦見於師丹議其曰親曰皇祖曰皇考者有司之失也何以言之父祖之尊不容改更稱謂但以上承大宗不得復顧其私恩故服有降等而名無異稱

儀禮喪服傳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師丹議亦
曰降其父母期所以云者取其别於他親於義無嫌也
今不曰父而曰親而與九族旁宗尊卑無所别異於義
安乎不必加稱謂直曰史皇孫則中外無嫌尊卑之
義自見也至若皇祖皇考之稱是天子諸侯大夫士
奉祭祀之文禮記祭法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鄭康成
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名始者

所以尊本之意也若是則豈可稱於羣臣論議之閒乎故宣帝詔直曰故皇太子是也然則考與父豈有別乎禮記曰生曰父母死曰考妣郭璞注爾雅不取此義然則學者當從禮記為正白虎通曰父矩也度以教子者也考成也言有成德也廣雅云母牧也言育養子也妣媲也匹於父也曰教曰養親之之辭也曰成德曰匹父尊之之辭也故禮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考妣叔考妣之說此其所以別也宣光之世議者不能推本此

意以開導時主使盡禮意故曰有司之失也晉元帝雖越在江介而能定其大義不失統紀者以當時諸儒若賀循輩非一皆有禮學國爵詳正本末不違越於先代不致取譏於後世誠有由也自先帝紹位之始深惟其故追貴宗室諸王獨國爵濮安懿無所加進崇奉之禮不過置園陵立國廟而已此合乎宣光尊本恭親之美也初議稱親後亦罷寢特封王之子為濮公使世世奉祀以正其國統此又德過於

二帝區區晉室不足擬倫也宣光為皇孫南頓君立後後世使羣臣郡國奉祀此師丹所謂無王不正之禮是也哀安威尊其父祖為皇而使王子孫奉祀此失禮之大者也其尊曰皇者禮如天子天子不敢臣之高祖之於太上皇是也令使羣臣諸侯奉祀神不歆非類皇豈得享之哉故三代所以尊王者後待以不臣得用其國之儀物服色以祀其先王者為此也唐立孝敬皇帝奉天皇帝廟京師皆有司行事追尊遜皇帝以其子孫為嗣寧王奉祀事亦因循前代之失也令欲因改封故王議追尊之禮莫若增陵廟以奉國之名加本國以嗣王之名既合於古義又不違先帝之本意也先帝不追尊仙遊縣君盖見聖慮之深遠也魏明皇帝詔曰哀帝以外藩援立董

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既尊共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僭差無度人神弗祐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是哀帝一失正禮取誚後來本欲尊親及貽重毀如是豈得為孝乎東晉孝武帝太元中崇進所生母為太妃范甯亦曰子不得爵命其母妃是太子婦必也正名寧可稱母今議尊崇謂宜許其所生宗室子授羣臣封育母之例請加封號朝廷以誕育先帝之故優詔褒述特進大國既緣宗室之請則不失正禮推以先帝私親則其他宗室不敢為比亦可以成先帝之志也或嫌爵母則因濮國以為號可也

治平四年十月上時同見太常寺兼禮儀事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一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襃崇先聖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祖無擇

臣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

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為君或為侯為公為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為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謚為文宣王又以其後為文宣公是皆以祖之美謚而加後嗣生而謚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儒褒聖之義別定美號加以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

也至和二年四月上時為太常博士有旨送兩制詳議

上仁宗論孔宗愿龔文宣公　劉敞等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内侯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内侯霸以所食八百户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莽嗣皆稱褒成君至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户封莽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

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為夫子之謚因疑霸等號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遂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祠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盛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謂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

七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可階之勢下不失優異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至和二年四月上時為知制誥勑文宣公可特改衍聖公

上神宗乞罷追帝孔子　李清臣等

臣伏准批送下判國子監常秩李定黄履吕升卿等劄子奏為乞追謚孔子帝號及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孟軻

揚雄像貌加以爵號歲時從祀等事送臣等詳議者臣聞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明道以傳後世堯舜君也孔子臣也同為聖人道德同也堯舜聖人也孔子亦聖人也而或為君師位號不必同也故道德存于人而所歸常同位號受于天而所遭常異此事理之固然而名分之所不能齊也然則孔子雖無位豈害孔子之聖哉故歷代尊之廟貌薦奠服被袞冕弟子侍配自天子以下皆北面師事之或封其子孫世世不絕今陛下以不

世出之聰明有堯舜之位而用孔子之道德以制作法度養育天下其於二三聖人之業可謂兼之矣而左右之臣推原道之所自建畫大義謂宜追謚孔子而帝之意義甚美然臣愚惓惓竊有未同者昔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之所不與今無位而帝之慮非先聖之本意且孔氏雖聖異姓也究考古今自非推五嶽之天神及追謚祖宗之同體而以異姓為帝號於故事亡有若以之顯號發策動觀聽於天下臣誠以為未安也陛下若

深採儒老從官尊廣道德之意折衷其論發自聖斷特
詔有司升先聖釋奠爲大祀使列於郊廟日月天神之
次禮樂祠事皆增而大之及封爵孟軻揚雄賜謚立像
侑坐配食卓然異於武成之祀亦足以示陛下興儒隆
師修德明道之大旨臣愚職爲禮官獲奉明詔使得預
兹議不敢回隱所見以茍免違異之罪惟聖神裁幸熈寧
七年十二月國子監常秩等言切惟孔子之道萬世帝
王所宜師法歷代之主雖知慕其名而不能行其道雖
嘗崇其號而不能盡其實今陛下發明經術陶成天下
之士至於作新百度又未嘗不推原其意可謂能行孔

子之道矣然其爵號猶襲唐制臣等聞皇以道帝以德若孔子可謂道德之至者也宜因盛時追謚帝號以盡聖人之實以稱尊崇之意其冕服祠事乞下有司詳定制度又言孔子之後能明聖人之道者莫如孟軻揚雄而歷世以來未嘗加以爵號又不載之祀典欲乞於孔子廟庭建立像貌加以爵號歲時從祀以稱陛下崇尚儒術之意詔兩制與國子監禮院官詳定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元絳等言參詳自生民以來莫盛孔子雖當時無位不得以有行然其載之後世者上自天子下逮黔首莫不師用其道則其德業盛大不待論之而後著也中間有唐雖嘗加以王號在於後世尚為臣爵誠不足以仰稱先聖道德之實欲乞依國子監所請尊加帝號委得允當所有冕服祠祭等乞下有司別詳定制度孟軻揚雄出於孔子之後能明其道以闢邪說其於後世誠為有功各乞封以公爵餘欲並依國子監所請孔子舊號有所未盡乞別賜改謚清臣時判太常寺上此奏

上神宗論孟子配饗　　林希

臣伏見古者配饗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者不必皆用同時之人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祠則以后稷配神農勾芒為少昊氏之子祝融為高辛氏之子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配大庭迎氣之日又為之從祀是異代之人得為配享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以伏勝高堂生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為從祀孟

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至於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久未配饗誠為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饗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之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所貴上稱聖朝褒崇儒賢備修祀典之意

貼黃檢會左丘明至范寗二十一人並封伯爵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封爵自國子監

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兖國公仍畫荀況等像於從祀之列荀況在左丘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元豐七年四月先是晉州奏據雄州防禦推官知秀州崇德縣事充州學教授陸長愈狀切聞朝廷近降勑命追封孟軻為鄒國公長愈幸蒙推擇備數外學以督州徒遭遇聖世崇嚮儒術推原道德發明之由以孟氏為有功於聖人特加爵號不惟錫土封賁廟祠而已將使天下學者知所尊尚而不失其指歸此當今甚盛之舉往者之所未嘗及也天下幸甚然長愈猶有管見伏覩每歲春秋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以先師兖國公顔子配享近制十哲皆得分獻長愈竊以謂

朝廷既封孟軻為鄒國公則亦宜從祀蓋爵位既加禮數必異躋之於先師則為已隆班之於十哲則為已殺惟與顏子並配為得其宜至於序坐則非長愈所敢議也孔子之得顏回則回也見而知之孟軻之學孔子則軻也聞而知之見而知之而為聖人之亞聞而知之而為聖人之徒其時雖殊其道則一此長愈所以謂並配為得其宜也論其知覺之先後居世之近遠則門人為親而顏必處孟上以其聞先聖之道距楊墨之言後世為有功而孟不在顏下此長愈所以謂序坐則非所敢議者也欲乞今後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如允所請即乞下禮部定奪次序立式伏乞備錄聞奏本州據陸長愈狀奏聞得旨下太常寺定奪本寺看詳以謂先聖文宣王先師顏子配享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之道固當尊禮然於孔子異代難與顏子並行配享本官所請難議施行者

時為禮部郎官上此奏

上哲宗論孔子後凡五事　顏復

臣聞二帝三王之道至孔子而大明百家之辨不能誣萬世之遠不能晦有天下國家者既有其教思隆其報故與社稷並祀自古皆有土邦無化不立有生皆欲食俗無禮不成由是論之其功輕重又可喻矣歷代致治之君又爵其後使襲美號以昭聖人之澤賜田給廩以豐其享然制度未立聖人之祀容有時而不振度今之

可行者其要有五一曰專其祠享二曰優其田祿三曰復其廟幹四曰司其法則五曰訓其子孫專其祠享者漢魏以來皆以嗣侯專奉祠事國朝乾德以來嘗詔其後宜延世助任曲阜官使嚴時享又詔襲封人令常任近便官不得遠去家廟近世孔氏雖紹孔聖公爵多任外官違離陵廟名實乖異無主祭之責俎豆之事勢難精虔欲乞令後襲封之人並理所入資序留奉祭祀如有卓異才行為朝廷採擢及通判以上並擇以次當承

襲人權主廟事子孫未立通擇近屬漢孔霸元帝即位為帝師錫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户號褒成君上書求奉孔子祭祀詔以所食八百户祀孔子故霸還長子福于魯奉夫子祀乃其故事優其田禄者前代褒成褒聖崇聖奉聖侯食至千户唐曽給百户為采邑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免其家租賦至真宗朝又增賜田至二百頃後因京東監司奏官為制撲歲課甚薄欲乞賜增良田俾其家自塈庶仰祀俯養僅得封公之禄復其廟幹者自

漢以來孔子之廟或以吏卒百戶守衛或又增戶以備洒掃國朝祥符中給近便戶以奉塋廟又給守兵後定差鄉兵五十人謂之廟戶以備庶役熈寧役法之吏此制漸削令差使仍舊欲乞復差廟戶五十人以守衛洒掃師廟及充王祀者白直其約束並用役人之法則人不知勞悅乎輸力不悖聖師使民之義司其法則者孔氏祭享恭怠財賦均滯使人屢逸皆繫一時主家之人使刻薄之吏得以摭闕而為言致緣其小故以廢其大

者由無立法防弊之素也欲乞置官一員或就擇本邑
佐掌其祭祀之式財用之例役使之科郡縣以時鈎考
而懲勸焉則弊消于未然而師門益尊矣訓其子孫者
祥符初賜曲阜宣聖廟九經書疏釋文史集令本州選
儒生講授祖宗錫聖人之裔又如是之深厚後人不能
茂明以及廢失是可惜矣欲乞朝廷命有經行官或選
儒生而秩以祿俾講授闕里誨厲孔氏及其鄉黨則能
者成才罷者遠罪鄒魯之風教易復行不止能保其祭

祀而已五者並用則聖朝崇儒報本之實淳粹悠久度越前代遠矣元祐二年上時為禮部員外郎

上哲宗乞定子思封爵　朱光庭

臣朱某准朝旨抽索看詳禮曹文字取到禮部公案一件元祐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承受都省送下宣義郎孔若蒙狀乞追封孔伋爵號本部八次符太常寺勘會經隔年月未能結絶今檢會朝旨一項事干大體仍令申取朝廷指揮已牒禮部促令結絶去訖須

至奏請者

右臣竊詳孔若蒙陳乞孔子之子鯉孫伋封爵事伏緣古者封爵之及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如鯉雖孔子之子然始聞詩聞禮德未著見而早世伋字子思嘗學於曾子得聖道之傳著為中庸一書垂之萬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盡斯道者可以造聖賢之域至于窮性命之理究中和之致講天德之微旨論至誠之妙用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固非荀揚韓之可企荀揚韓尚蒙

聖朝茅土之封而獨未及子思誠闕典也伏乞朝廷特下禮官定子思之封爵以顯朝廷尊隆聖道之意乃盛德之舉也伏乞聖慈特賜施行

貼黄昔孔子仕魯從大夫之後鯉無襲封之理後世尊孔子以王禮今日特正襲封以屬若蒙乃其禮也又緣鯉之見於經秖有學禮之訓德未著於世而早亡子思則傳聖人之道見於世者也孟子師之然後得其傳荀韓揚固未及其堂奥今聖朝

封孟荀韓揚獨不及子思於義誠以為未足伏望

聖慈特正子思封爵以永萬世尊儒之道元祐五年四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羣祀

上仁宗論修火祀　胡宿

臣伏以火正閼伯之祠在南京國朝受命之地自祖宗以來未領祠官切為朝廷惜之按春秋傳高辛氏之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

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以主辰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以主參故參為晉星又襄公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曰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且五行之官祀為貴神每歳五時祀之謂之五祀火正又配食於火星者以其於人有功祭火星又祭之漢書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七星鳥首正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以救民疾云爾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

辰周官保章氏之職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之域皆有分星鄭氏引十二次之分則云大火宋也左氏傳亦曰宋大辰之墟漢書地理志宋房心之分野周分微子於宋今睢陽是也按圖經云商丘在宋城縣西南二里高八十丈周迴二百步今閼伯之祠直當其上葢房心天帝之明堂太祖皇帝於此受命奄宅天下以宋建號以火紀德都梁宋之郊當房心之次則大火之精閼伯之靈擁祐福蔭國家潛受其施者深矣而傳序四聖享

祀弗及祥符中交修大禮拱揖諸神雖偏方遠國山林之祀不出經據偶在祀典者尚秩王公之爵增牲牢之品而大火閼伯國家蒙福之地又陶唐氏之火正宋興八十年祠官不以聞此有司之闕也又按左氏國語董因逆晉文公於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君之出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為大辰辰以成善又曰嗣續其祖如榖之滋韋昭以為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子孫繼續其祖如榖之蕃滋推此而言則東

方七宿房心通有農祥之稱若因舊立古祠除潔壇地臨遣近臣對祭閼伯不惟講修火正亦足以祈求年豐以陶唐之舊祀祖宗之闕典一旦陛下恢而復之為萬世法詒厥子孫永錫純嘏臣不勝區區

康定元年上時為集賢校理同

判吏部南曹詔下太常禮部言伏以閼伯為堯火正寔居商丘主祀大火能宿其官後世因之祀為貴神配火侑食亦如周棄配稷后土配社之比下歷千載遂為種祠祖宗已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閼伯之廟每因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恭致沃奠咸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商丘之舊作為壇祧秩祀大火以閼伯配之每建辰建戌出納之月內降祝版詔留司長吏

奉祭行事籩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舊章特示新禮其閼伯舊廟并壇祧之制請如宿所奏官為修崇之其言比年國家數有火災宜遣使告謝然消復變異專在君德恐未可施行

上神宗論鬻祠廟　張方平

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河渡之例名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内有閼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萬五百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

堯遷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虔潔以奉時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瀆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亟于羣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

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令既歳
收微細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
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熙寧九年八月

上時知應天府上批司農寺鬻天下祠廟辱國黷神此
為甚者可速令更不施行其司農寺官吏令開封府劾
之又批擅鬻祠廟為首之人已劾罪其赦後不覺舉改
正官可併劾之又詔司農寺市易司拗改條制可並進
呈取旨不得一
面擬進行下

上哲宗乞考正歷朝之祀　顔　復

臣聞禮或失中寧過于厚過厚之積不可致遠國之大

事無若于禮禮者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言固厚矣然皆本先王立法而後言三代之時不無不正可疑之祀由聖人裁之以義是者存之否者去之為天下不刋之通法雖有高才强辯莫能舉廢也近世拘儒不考本義操寧厚之疑論謂歴代之祀有出于秦滅學之餘時君廹取俚儒無根之說者有原于緯候妖妄之書者有由諸儒觧經一時臆見穿鑿傅會者有取傳記非聖雜書者有本方士術家禬禳陰陽拘忌

之術者既謂莫敢廢之與常祀共行則民疑致力祝多愧辭有司犇走不勝媟煩學者觀之莫原其禮雖齊明盛服思度如在嘉玉吉幣豐牲潔粢至神不歆矣國家襲唐之舊有加無損皇帝陛下寅畏三靈勤恤羣祀太皇太后陛下明德格神萬方伊嘏唯歷朝之弊未深講明此違禮者夙夜惓惓于盛時也伏乞降詔禮官攷經為正凡于讖緯及諸儒曲學前古汙朝茍制諸子疑禮道士醮祈術家厭勝一切刪去然後大小羣祀皆合聖

人之制行之無瀆慢之嫌奉者免繼倦之色潢汙可薦黍稷惟馨上帝居歆百神享止三時不害景福來同矧禮成樂備之世是以臣愚冒昧喁喁有望于陛下也惟陛下留神則臣與達禮之士不勝大願元祐元年上時為太常博士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二至九十六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周桐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二

宋　趙汝愚　編

禮樂門

朝會

上太宗論入閤圖　　張　洎

臣准中書劄子奉聖旨入閤圖宜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將舊圖比對錯誤文字改正修畢却送閤門者

臣伏以朝廷典憲簡冊具存近代因循多違舊式令陛
下以入閤圖扆文字錯誤再令比對即知聖念於臨朝
儀注謹重至矣臣幸因詔旨敢貢管窺沿襲之宜惟明
主裁酌切以令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
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
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
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
對四夷君長試制策科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

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昔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而理紫宸黄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猶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仗俟契勘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況國家

丕承正統宇内治平凡百憲章悉從損益唯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殿前地位連横街亦甚廣慱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雙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前經令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竊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為侍從供奉之官令常朝之日侍從官先入殿廷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

侍從官則東西對拜甚失北面朝謁之禮今請準舊儀侍從官先次入起居畢在左右分行侍立於丹墀之下故謂之峨眉班然後宰臣率正班入起居庶免侍從官有東西對拜之失得遵正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繁簡唐始受命五日一朝景雲初年復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由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宰臣以下奏覆

公事即時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雞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故天徳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或不能隕身碎首引大體以爭則忠亮之心有所不至矣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隂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大官進食之後於崇徳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

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准
前代故事處分臣聞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
苟動靜有常恬智相養憂勤宵旰則當躬政於冕旒端
拱穆清則可怡神於元默夫如是聖君嚮明御極之治
勞逸相均高明配天博厚配地悠久而無疆矣臣向承
朝命叨居館職邦國儀注合預參詳當文思有截之時
獻虛薄無庸之說儻裨萬一雖死猶生淳化二年十月
上時為諫議大
夫初太宗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
繳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朔遂行其禮於文

德殿洎與徽之等同撰

定新儀又獨奏此疏

上仁宗乞約先天制度前殿取旨

宋綬

臣伏見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奏事常至日晏唐五日一開延英止與宰相近臣論議政事今承祖宗基業盡有舊制酌中立制正在今日唐先天中睿宗為太上皇五日一次聽朝處分軍國重務及三品以除授決重刑明皇日聽朝授三品以下決徒刑請令中書樞密院約

先天制度自今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寮亦止於前殿對見天聖九年太后稱制久上未嘗獨對羣臣故綬上此奏由是忤太后意自翰林學士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

上英宗論後殿起居　司馬光

臣竊見國家從來以垂拱崇政為便殿乘輿每旦先御垂拱退御崇政是以侍從近臣已於垂拱起居者非有職事奏對更不復至崇政近歲以來乘輿間日一御垂拱有司不詳事體本末遂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只赴

垂拱不赴崇政起居近以山陵未畢乘輿不御垂拱將近旬月學士以下遂廢起居之禮豈有名為侍從近臣動踰旬月不得瞻望黼扆臣恐朝廷之儀由此相承寖益訛謬欲乞今後乘輿御前殿並令學士待制及兩省官赴後殿起居或以太煩即令兩日一次起居嘉祐八年九月上時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上神宗乞宰臣押班一依舊制

司馬光

臣伏覩五月七日敕文准四日手詔令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敕命指揮永為定制所有前降下太常禮院詳定文字更不施行者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臣寮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過辰正自陛下臨御以來惟近因服藥曾於辰牌以前駕起入内自餘皆在

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寮師率百寮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今陛下即政之始事非有大利害者恐未須更張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者已降手詔必欲限以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遇巳牌上並依今月四日指揮施行猶庶幾此禮不至遂廢治平四年五月上時

為御史中丞乃詔令後春分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餘依前降指揮

上神宗乞釐正文德正衙之制

滿中行

臣伏見文德正衙之制尚存常朝之虛名襲橫行之謬例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兩省臺官文武百官赴文德殿東西相向對立宰臣一員押班閤傳不坐則再拜而退謂之常朝遇休假併三日已上應内殿起居官畢集謂之橫行自宰臣親王已下應見謝辭者皆集赴文

德殿謂之過正衙然在京釐務之官例以别敕免參䆟臣押班近年已罷而武班諸衛本朝又不常置故令之赴常朝者獨御史臺官與審官待次階官而已令垂拱内殿䆟臣已下既已日參而文德常朝仍復不廢舛謬倒置莫此為甚至於横行參假與夫見謝辭官先過正衙雖沿唐之故事然必俟天子御殿之日行之可也有司失於申請未能釐正欲望特賜指揮先次罷去元豐四年

十一月上時為侍御史知雜事詔下詳定官制所本所言令天子日聽政于垂拱以接執政官及内朝之臣而

吏於别殿宣敕不坐實為因循之誤兼在執事陛朝官五日一赴起居而未有職事者反日參䟽數之節尤為未當又辭見謝自己入見天子則前殿正衙對拜自為虚文其連遇朝假則百官自赴大起居不當復有横行參假中行乞罷常朝及正衙横行為是從之

燕饗

上仁宗論正旦日蝕請罷宴　富弼

臣學術空䟽才識庸懦謬蒙奬擢充職諫垣苟有見聞安敢緘默伏以日者君之象日有食則人君恐懼修省損膳徹樂衣素服避正殿求萬務所失許百寮上封事

食於常時已謂非吉况在歲旦尤為深災今月一日午後伏覩太陽虧蝕衆所覩仰稽諸前籍可謂大異臣竊聞戎使在館欲取今日御宴若用常禮盛饌作樂是重敵國而忽天譴殊無恐懼之心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假令臣子有過陛下未欲加責且示戒勵而絶無憂恤怠惰如故怒之之意當何如也天之留意於陛下亦猶是焉伏望陛下出自聖慮罷此宴會或恐定制不可遽已即宜令戎使就館别日遣近臣押賜御筵更慮戎使已

入難於中輟即令之會秖且徹樂亦無所妨不可謂之張皇亦不謂之輕易天文謫見萬姓皆覩罷會徹樂不出內庭非張皇也救天之災惟恐不速感天之意不可不深觀變側身宜不旋踵非輕易也如此則上可以秖警天戒下可以慰說人心亦使戎人見陛下修德禳災傳聞外夷足為鉅美僧道法事一切不用此外更乞陛下夙夜戒懼以塞變異則聖躬無疆之慶亦宗社無疆之休臣不勝大願昨日申未時臣赴館宿於街衢閒見

此虧食過夜投進文字不及伏望聖慈恕此忽迫之罪

康定元年正月

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論久旱罷聽樂上壽　富弼

臣於今月二日率百寮拜第二表上陛下尊號及請聽樂今日早蒙降第二批答所上尊號不允已斷來章在庭數千人無不相顧稱歎謂古之帝王雖甚盛德者無以過之陛下即位未久萬方謌頌者不可勝道今又作此一事人益悅服茍美利之德相繼不絕自中及外由

士大夫以至黔庶轉相告報則何憂乎天地災變不息
臣實内極欣抃賀陛下非常之美也然聽樂批答不許
而未有斷章指揮臣竊慮聖慈未欲遽拂羣情更容上
一二表而止又慮陛下用服除常典不得已且從衆請
此臣所以更竭愚管竊有所陳也初二日臣與曾公亮
已下共聞宣諭以久旱未雨尚欲避殿自責臣退而慚
惕無地容身然臣雖萬千其數憂懼以及於死終不若
陛下一人内發至誠側身修省則立可以感動上下神

祇也昔周成王不知周公之聖天大雷電以風拔木偃禾王悟出郊即時天雨反風歳則大熟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公有三善辭熒惑亦即時退度是知人君修德消變天應如響只恐誠意有所未至耳伏自去秋以來災變特異人情恐駭于今不寧在於尋常譴告尚須損膳徹樂豈於今來反欲於降聖節日令百寮稱觴上壽而有聽樂作歡之理哉聖意以北使在館且欲循用常禮臣謂當此之際正是陛下以中國之大天子之尊推行

至德以彰示敵國之時也臣見仁廟康定元年日食正
旦在日者之說最為不祥臣時作諫官立上章乞避殿
撤樂以應天變其賀正北使只令就館宴設而參知政
事宋庠力勸仁宗不納臣議臣别日面奏云昨朝廷已
却遣人使敵恐敵庭舉行此禮則大為中國之羞也乆
之奉使者回果云是日敵主傳宣日蝕皇帝不聽樂只
令就館宴南使仁宗思臣前奏深以為悔然事已不及
矣今來聽樂之請伏望陛下亦如尊號拒而不從并聖

節上壽亦乞權罷則上可以荅復天譴下可以慰悅人望陛下至誠至德孰曰不能感動天地亦所以使敵人知中國天子所為與尋常相遠萬萬也熙寧二年四月上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神宗論誕日罷燕雨澤之應

富弼

臣今日與曾公亮以下議於十五日拜表陛下御正殿聽樂復膳此實臣子之至意也臣等不可不請陛下不

可不從然竊觀陛下近日戒懼謙損深自刻責雖古之
聖帝明王無以過此陛下答上天不可謂不至上天報
應陛下不可謂不速夫避殿減膳徹樂此三大事誠合
典禮然陛下濬發之至惟於誕日特罷稱觴最為至切
者蓋此事諂佞易為進說上下易為取惑而陛下聰哲
英悟斷然不疑促降詔書即日宣布獨此一事所以遽
能感動天地當日得雨幽靈降格如在目前聖意天心
合如影響人情欣悦和氣頓生矧令戎使日覩中國異

事尤為陛下非常之慶也然臣之極為喜者又甚於此何哉緣累年災變實為至多地震朔方益可驚駭時覽奏報至今未已天有常道必不虛發臣大為朝廷憂之令陛下一發至誠行所難行之事上天立有報答明白卓越昭示天下迺知天意諄諄未厭宋德更俟陛下恐懼修省常若不及遠離奸佞親近忠良恭畏上天始終不改即災異可弭而太平可致也此臣所以為極喜又甚者也伏願陛下無以今日雨澤為喜當以累年災變

為懼兢兢業業日謹一日凡百舉動常為義理之所存對接上天近若咫尺祗畏惕厲夙夜無怠如誕日甘澤之應者自此必常有焉苟異於斯漸生逸豫則天意人事實未可知蓋修德致雨其速如此萬一於德有損其災應豈有緩耶惟陛下念之不忘逦天下之幸也今上表所請或令再三而允所貴始末相應也熈寧二年四月上上親批

手詔答曰義忠言直理正文簡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諸几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頗公勿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上神宗論誕日罷燕雨澤之應

富弼

臣於今月十四日因具劄子奏欲上表請陛下聽樂復膳還御正寢因進愚慮乞陛下無以今日感應為喜而當以累年災變為懼益修聖德以答天意十五日晚夜漏上後伏蒙陛下特賜內降一封親洒宸翰密布淵旨捧讀之次驚喜交極其略曰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夫狂瞽之見何足當聖意如此之厚昔漢文帝集

上書囊為殿帷唐明皇寫無逸圖置於內殿憲宗以自古君臣善惡事迹畫於屏風施諸便殿臣校之今日陛下過於三主遠甚何也上書囊乃天下議論所貯無逸篇乃周公之辭屏風畫君臣書迹迺古先衆戒所聚令陛下只以臣一妄庸人所説而遽已置之枕席是所謂市骨始隗之意若果有真賢出而為朝廷謀謨天下之事則陛下待之將如何耶臣故曰陛下過三主遠甚者以此也又曰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

平可立俟也此臣尤所惕懼戰汗達旦不寐終日不食臣本何人徒荷陛下誤聽付以大柄臣前在政府氣壯志鋭尚何所補今者且病氣志凋耗陛下復何望焉然臣不敢不勉惟日力疾少副陛下所以用之之意第恐才業空疎尚不驅逐目前之務況營道致治乎又況弭天災立太平乎惟是圖報之心死而後已豈有替於今日哉然臣向者已嘗為陛下粗陳其一二臣只能舉朝廷得失告諸陛下而止矣必欲變禍為福反災為祥須

在陛下信納主張而力行修至德而盡至誠則方能感動天地招來善應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陛下上事天下安民修至德推至誠此皆必然日行之事不可斯須而離也離之則弭天災致太平也遠矣又不止於遠董仲舒所謂天出災害而不知省出怪異而不知變傷敗迺至者臣恐必將有焉更望陛下憂勤厲翼夙夜不懈皇天監于上生民應於下則陛下可

奠枕而卧垂衣而治矣犬馬之懇筆舌難盡熈寧二年四月上

上哲宗論亢旱乞罷春讌　　　曾肇

臣伏見去年諸路災歉京西陜西人至相食冬間屢得嘉雪粟麥甚茂飢民嗷嗷待此以濟而雨不時應旱氣已成麥苗萎黄勢將槁死雖有收成之處所得固已無多若饑饉荐臻公私受弊有不可言者此正君臣側身畏懼憂恤百姓之時而恬然莫以為意此臣之所未喻也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畏天愛民海内所知豈忍

生靈轉徙溝壑恐是上下蒙蔽苟寛聖心但云雨澤小愆未至害事九重深遠何由盡知臣等承乏從官不敢雷同隱默敢効小補仰禆萬一伏見已定今月十七日春宴臣愚切謂天菑方作民食未充乃於此時君臣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伏天災導迎和氣伏望特賜德音為罷春宴使百姓咸知陛下之意人心既悅天意亦順必有膏澤應聲而至猶足以救垂死之苗獲豐登之望蓋輟一日之適而成終歲之功在於聖心宜無難者

唯留神無忽天下幸甚元祐四年上時為中書舍人先是春旱李常請罷宴執政不行

三月十五日肇與彭汝礪同上此奏十六日批出罷宴

臨幸

上仁宗論陰雪乞罷上元放燈

歐陽修

臣伏以上元放燈不出典禮蓋自前世習俗所傳皆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為嬉游若乃時和歲豐民物康富以為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

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臣本府日閲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為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為如此日下陰雪未解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食之災避殿減膳聖心畏憂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亦乞差大臣攝事

所有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嘉祐四年正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上仁宗乞罷上元連日游幸　司馬光

臣等伏見今歲以祈穀改日之故車駕併以十三十四日幸諸寺觀臣等竊惟上元觀燈本非典禮正以時和年豐欲與百姓同樂為太平之榮觀而已去歲四方諸州多罹水旱鰥寡孤獨流離道路伏計陛下念此未嘗去心竊恐有司不明大禮務循故事無所減損不稱陛

下子愛元元之意又連日游幸在於聖體亦為煩勞伏望陛下比之每歲特減游觀之處以閔恤下民安養聖神天下幸甚嘉祐七年正月上時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饑疫乞罷上元放燈

彭汝礪

臣體問今年上元遊宴例皆仍舊臣伏念獨樂樂不若與人之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之樂故古者於荒政則蕃樂於大變大災則弛樂蓋能同天下之至憂則能同

天下之至樂也臣伏思乾德之禍廣西幾殲焉官吏屠戮屍骸未斂頻年京淮江浙東西死於飢疫者至數十萬病者未興流散者未還集於道路村野有蕭然為狐狸豺狼之墟矣威茂之師未勞洮隴之役復新十萬之兵宿於煙瘴其以戰及疾死者甚衆孤寡泣涕惸獨悲啼相號於路而招魂於萬里之外災害變故莫大焉古人於此不敢私燕樂於一食之間而陛下供張宴游尚循前之舊未聞少損臣以謂此非樂以天下之意也臣

知陛下有堯舜之仁愛恭儉園囿無非時之遊幸倡優無過誤之恩寵一朝之樂決非陛下之所固欲也亦將同民欲而已然吏民死於凶禮死於兵役死於瘴癘皆陛下所子者宜與之同其憂而乃欲同其樂臣終疑之臣欲上元自神宗神御殿酌獻外特賜罷其餘游觀而明此意詔天下臣知窮民戰卒當有聞而感泣知陛下所以哀矜之者無一飲食不在其衷而使天下官吏知陛下所以愛惜其民如是也釋宴樂之私而慰中外之

望致勤畏之誠以答因仍之天變其為計善亦昭昭然明白矣老子曰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蓋不欲以戰屈人故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蓋與同樂故也惟陛下念之臣愚不知忌諱惟陛下裁察熈寧十年正月

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從亢乞罷上元游宴

劉安世

臣伏見去冬以來時雪愆亢詢問四方亦多旱曠閿陝淮浙民已艱食物價翔踴日益增甚雖朝廷廣行賑恤而歲事失望荐飢可憂臣嘗觀周禮大司徒荒政之目十有二品救民之道最為詳備其九曰蕃樂蓋歲有凶歉人君憫卹元元為之閉藏樂器而不作也禮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先王之制具在方冊聖明之主所宜留心伏惟陛下繼天奉元仁民愛物有年之瑞宜不絶書雨雪失時人且狼狽雖兩

宮憂勞軫念無或少忘而遠方之民未見陛下至誠惻怛之意今上元密邇有司舉行常例猶欲張燈臣愚欲望聖慈明諭執政特以歲旱俾罷遊宴使四海之內莫不戴陛下勤卹之德庶幾天人感通風雨時若天下幸甚元祐四年正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欽宗論不當因孟享游宴　陳公輔

臣竊惟陛下以孟享景靈東西二宮遂幸陽德佑神觀臣誠淺陋不熟本朝故事不知享親之後退而游幸祖

宗有是例邪但近世為之若近世為之自不可為法設

或祖宗之例亦有可議焉夫誠心齋戒以薦祖廟仰瞻

英靈如在其上退而思之不忘乎心豈容於此日擁嬪

御具聲樂肆游幸之樂耶臣恐此舉不足以示孝也臣

又覩陛下自初即位恭謝之時輿服朴素儀衛簡少與

夫供帳什物伶倫官侍皆少如今日而百姓見之莫不

歡欣感戴以手加額謂陛下恭儉之德過乎仁祖矣至

于今日之出輿服鮮明儀衛衆多與夫供帳什物伶倫

官侍皆盛如前時而百姓見之已有相顧駭歎竊議之者安知其不腹誹心謗謂陛下恭儉之德不及仁祖仰惟陛下聖性淵懿聰明勤儉自養德東宫以至即位未嘗少變臣料今日之事必左右近習之臣以謂陛下有崇高富貴之勢當務為先榮盛大以夸耀一時之觀聽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區區於此是示天下以不廣也況今寇難未平民力未裕財用未饒臣下之奢僭未革風俗之侈靡未除全在陛下躬儉節用如大禹文王以

救今日之弊豈可漸為奢靡異乎初即位時使百姓議之乎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太上皇帝奉養素厚陛下不可薄於親必須損己所有以供奉之若陛下不自過為儉約而供奉上皇又欲豐厚天下財用何以給之哉臣愚欲望陛下令後孟享既畢即詣車駕還宮其餘游幸除龍德寧德二宮外皆願暫罷臣又慮上皇既深居外宮非時不出恐陛下亦自不當游幸仍望鑾輿之出務令簡儉但如初即位時可也此臣得於百姓之言不敢

不冒死以聞然陛下無以百姓之言為非彼見陛下自初即位簡儉如此今不兩月儀物稍多自此若天下無事後豈不復肆侈靡之好邪非獨百姓憂之臣固以為深憂也傳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伏惟陛下謹終如始俾盛德大業遠跨唐虞三代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靖康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九十二